

論

衡

五





衡 論

(五)

著 充 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衡

論

冊 五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 作 者

王

充

發 行 人

王

長沙南正路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論衡卷二十四

議日篇

世俗旣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旣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記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自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歛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歛與葬何異歛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

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旣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己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則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賜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徵文小義駸諷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

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肯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廣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幅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

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是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能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尊則浴亦治面而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水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自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自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內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食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日食二日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於是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

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日車馬二日衣服作事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人裝車治船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田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罪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舍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

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歷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利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龜數蓍應故俗人譏而就卜筮遠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與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牢勝可以得兆蓍華臺莖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者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



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纖虱之著人身也如纖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著兆見數著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已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

猶人人戶而生出門而行也行坐不與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著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也案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安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

或痛血氣淋漓而捨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  
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  
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  
善惡之行也猶瑞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  
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古人鑽  
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  
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  
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  
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奇惟既多豐沛子弟卜  
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艮凶人之起所招無  
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  
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  
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  
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  
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  
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  
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  
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

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  
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  
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著有  
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  
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  
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  
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  
非爲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  
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  
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  
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  
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內凶數而占謂之吉吉  
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  
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  
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  
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  
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  
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



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祥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易爲遂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

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兩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說論之材故視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探擬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營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監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監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

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離占者曰凶太公曰龜離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辯祟篇

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殘廢懼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人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紐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役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途積禍以驚不愼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不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

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孤疑  
故人君典事工伎滿閭人民有爲觸傷問時好書僞  
文由此滋生巧惡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  
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  
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明衆鬼神同意共指  
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十易載八卦從之未  
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  
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  
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  
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  
險隘恣肆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  
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歟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  
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避禍不在觸歲犯月  
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  
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干  
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  
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  
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

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禱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  
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  
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  
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  
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道效也孔子云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  
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  
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  
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  
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  
自絕謂崇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僂蟲三百六十人爲  
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  
氣於元與物無異烏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  
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  
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  
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  
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  
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言不見其指耳及其游

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工於貴者闇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從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蠶凶流尸集入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罰罪惟善時人獄繫寧能令事解救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囚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選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爲湖其民未必

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巳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減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巳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禱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崇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鋤錘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它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役之家宅盛卽爾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役之家可徙則往可遷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爲也

雜戒篇

俗人險心奸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總核是非使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後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今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替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於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爲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什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爲移徙者又

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令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知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壘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紫雲蜺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千丈如今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今體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今正言在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已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爲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已未

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維則土之中也鄭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始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維也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書竟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鄭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于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故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里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因爲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之位在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

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于位子者攸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摧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被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于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皆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太歲非獨于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夏子可爲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因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商沒坤死兌凶乾廢坎休王之

術死相之術因王相術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

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日歲破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月爲時紀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獨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

妄下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不得時或工役之人見今人之來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或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術卷二十四終

論衡卷第二十五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殃凶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惡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爲田一有不平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

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徒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中行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



甲乙爲日之名。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邪以口張歛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爲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正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

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歛調姓之義。何居何取之。俗有無姓字。無與相調。謂自以壽令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諸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閨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鄉鄰得其宜。富貴吉。昌。鄉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句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鄉。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

有南北長吏舍傳聞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人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爲北嚮門陷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刀杖鬼神如有知必圭止職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像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烟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趨去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爲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見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殺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